

周六晚上七点半，鼎泰茶社的剧场里，戴向穿着黑色旗袍走上了舞台，剧场不大，但灯光下的她显得自信又明艳，跟8个小时前刚见面前的邻家女孩样子判若两人。

90后的戴向是个相声演员，而在相声演员前面，她还有两个标签——“女性”“高学历”。“演员”听起来总是高大上的，戴向师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，获得过全国性专业相声比赛奖项认可，最近又受到了几家著名相声社的关注，平时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导演发来戏约……但她依然还属于努力在这个城市扎根的年轻奋斗群体。

戴向跟记者约在一个餐厅见面，“是拍我的一天嘛”，她的笑声很爽朗，她告诉记者，“我最近在茶社说相声的工作从全职变成兼职了，我正在谈一个公司，拍短视频的，我喜欢表演，但我不想直播，我不想跟人家要礼物。等粉丝多了，我的自主权就更多了。”



总有些人在坚持自己的坚持

戴向 在成为贾玲之前

记者手记

在戴向身上，我感受到了一种“拧巴”。当然，“拧巴”可能不是一个褒义词，但我说的拧巴，绝对没有贬义。

我问她，你长得很漂亮，在这个行业有没有遇到所谓的“潜规则”，她说当然了，去北漂的时候就遇到过，但她回绝了，表情满是不屑。无论是事业或者爱情，她都有自己美好的展望。现在的剧场相声，也都在走偶像路线，比如德云社的一些相声演员，也向着“爱豆”方式发展。看到剧场有打赏花篮，我问她，你有没有粉丝？私下跟粉丝都联络一下，搞好关系，打赏会不少吧。她还是撇撇嘴，我不喜欢搞那些。

她需要钱，但是她拒绝做直播网红跟别人要打赏；她很想演戏，但是她排斥那些所谓的“潜规则”；她想要很好的剧场表演效果，但她说自己不喜欢那些拿伦理说事的包袱……她有很多目标，但她却坚定地拒绝了可能最容易也最快达到目标的方式。

我曾经对一些天天做“明星梦”的年轻人没什么太大的好感，但戴向是个例外。

她并不是在做梦，她在生活。

本组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采写



戴向在表演中(本人提供)

上午11时
来自老家的催婚

下周一戴向就要接洽新的短视频公司，这周末处于工作调整期，她不需要像从前做全职时上午10时就得赶到茶社，因为是兼职，所以她只在有演出的时候去茶社就行了。周六的演出安排在晚上，所以这个中午戴向要跟两个许久没见的朋友聚一聚，她们是戴向在读研究生时在“英语社”认识的朋友。

戴向跟朋友说起了自己最近的动向，“有个导演找我拍戏，我还没想好，原来说找我试镜女主角，后来又说因为想冲什么

奖项，女主角有别的安排，让我做女二号”，戴向的语气里满是疑惑，能够看出来她并不掩饰自己对演戏的向往，但她不冲动。

聊天时戴向也提起了老家的情况，她是河北石家庄人，最近家里催得紧，想让已经30岁的戴向赶快回家相亲。

吃完午饭后，戴向和朋友分了手，往茶社赶。距离晚上的演出还有一段时间，戴向在茶社外的驾校报了名，最近要把驾照考下来，一是因为可以不浪费自己任何空闲的时间；另一方面，考驾照也是她搪塞老爸催她回家的借口，“只能用迂回战术，能拖一阵算一阵”。

在去茶社的路上，记者问她，贾玲的成功会不会给你很大的鼓励？“可贾玲也不是因为说相声火的啊”，戴向说，“但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积极的影响”。



戴向参加相声比赛

下午3时
演员or杂工

下午3时左右，戴向赶到了茶社，先跟同事们打了个照面，然后领着记者进入了她的“小天地”：一间狭小的工作间，两人宽的距离，跟日常家居的储藏间差不多。记者看到，工作间墙上还贴着一张写满注意事项的白纸，包括下班前需要关闭的所有开关的提示以及演出前的各种注意事项。虽说是驻场的相声演员，但是做全职期间，戴向的工作可不只是上台说相声就行了。“十点钟到剧场，前台卖票、接电话、端茶递水、后厨、主持……对了，微信公众号、平面设计、摄影、摄像剪辑，

我都干，晚上九点半剧场收工就可以下班了。”戴向说起这些时语气很平淡。说话间，戴向的师哥走了进来，想让她帮忙缝一下大褂的领子，戴向麻利地拿出了针线。她一边缝一边跟记者聊了起来。记者对一个90后女孩研究生毕业突然说起了相声表示很好奇，戴向说，自己在沈阳师范大学读的音乐教育研究生，研究生毕业后，因为想演戏，她去北京当了两个月的北漂，做群演。“后来我准备回沈阳了，一是身体不行，总是熬夜，更主要的是群演学不到东西，也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。正好那个朋友又跟我说，去相声社看看，说了好几次，误打误撞的，这一试，戴向就被看中了，“可能因为我普通话不错，10个学员9个都是东北味”。

在茶社做了短暂的休整，戴向就赶去了茶社外的驾校。

下午5时
没有人能一直快乐

两个小时后，戴向给记者发来消息，她已经练完车回到茶社了，于是我们又在茶社见面了。

晚上的演出从7时开始，时间不算太紧张，戴向开始在手机上处理着一些零碎的工作，包括跟新公司谈合同条件等相关问题。她一边处理一边跟记者说起了自己的买车计划，记者问她有没有买房子，她表情惊讶：“哪有钱啊！”茶社相声演员的工作其实赚的并不多，而且戴向还要兼顾家里，工作几年，她几乎没有什么积蓄，

“家里还有两个弟弟，负担比较重，挣的钱几乎都寄回了家里”。

距离演出还有一个小时，剧社候场室里的人多了起来。戴向的师姑汤砚杰先生也来了，戴向跑去跟师姑打招呼，师姑正在帮小一辈的学员指点。相声是传统艺术，很讲究辈分，尽管戴向是个90后姑娘，但辈分也不低，她的师父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老师。

随着开场的临近，戴向开始在狭小的工作间里化妆，他们没有专业的化妆师，都是自己化，服装就是她在网上买的旗袍，“女生不穿大褂，就穿旗袍”。不一会儿，戴向的搭档孙道弘也来了，两个人先是沟通了一下今天表演的相声，简单对了词，然后戴向就进入了“嘴皮子”练习。

晚上7时
属于戴向的舞台

终于到了晚场相声的开场时间，茶社的小剧场里已经坐满了人，戴向的节目是第三个出场。出场之前她跟记者说，“今天感觉有点紧张呢。一般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要么就是效果不太好，要么就是大爆，不知道今天是哪种”。

来听相声的观众竟然多数都是年轻人，甚至还有小朋友。终于，戴向和她的搭档登场了，戴向说的是新式相声，20多分钟的表演，在记者看来，这场表演效果非常好，包袱扔出来的时候，下面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时不时还有掌声。

戴向说的这场相声主题是关于“梦想”和“计划”。而说到她自己的梦想和计划到底是什么，她也没说得特别清楚，但她可以肯定的是，她喜欢表演行业，要坚持做这一行。如今摆在戴向面前的选择并不少，尤其是在相声方面，去年11月她刚拿到了第十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二等奖，有著名相声团队给她抛来了橄榄枝。“还是需要磨练自己，当你的水平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对自己的要求就要更高。创作必须要有长时间的积累，原创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，我想做笑点比较高级的那种包袱。”

演戏的梦想戴向当然也不会放弃，当记者问到，如果你成不了大明星怎么办？她又开始爽朗地笑，“不会的，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应该是在商场上发光发热的，而不是在舞台上”。